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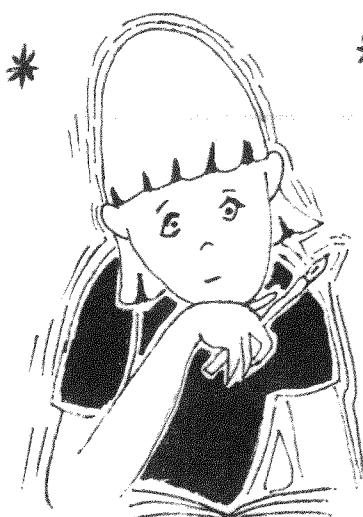


11月 23日 星期五

終於考完我的期中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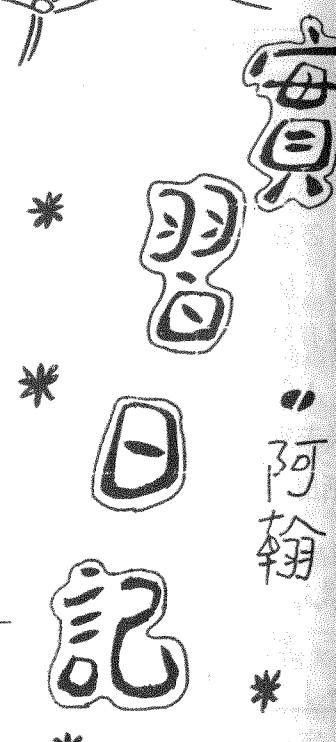
今天外頭的太陽，大大暖暖的，操場上金光耀耀，蒸騰著一股熱氣，燉得人像衣服裏頭都塞著飽飽得小暖爐；美中不足的是，操場上每一寸的陽光下都沒有奔跑的足跡；考個試，大家都像淺灘龍似的，這下飛不起來了。好可惜，這一個禮拜的陽光，就這樣的被浪費掉。

想起下禮拜就是實習的開始；討厭。



11月 28日 星期三

7'~3'班的日子，讓人覺得喜悅，又到處是吃緊的忙，可是急促的脚步下，又暗暗高興每分鐘，就走向下班的日子。



11月 29日 星期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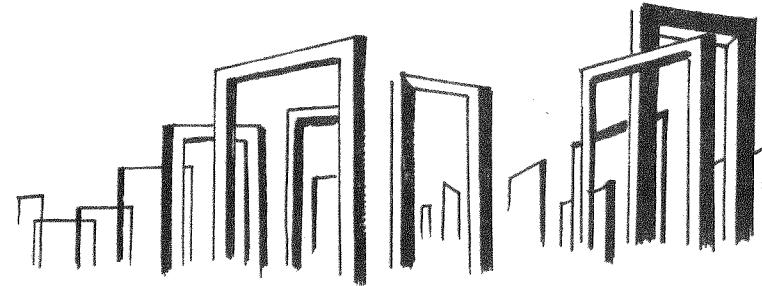
病人怎麼會如此的恐慌，或許醫院對他而言是陌生的。一群陌生人站在她床旁，距離這麼近，卻神色凝重得近乎漠不關心，想告訴她不要怕，可是手上拿著導尿管，怕一說話自己也失了神。可憐的病人，妳無助的眼神令我畏懼。

每次從護理站踏上病房，覺得這條路是無盡的長，恨它長，又願它長。踏進病房的一剎間，要先提醒自己，要記得為自己鍍上光芒，透著溫暖；還得偽裝起自己，顯出我的老大，前刻還是學生的稚氣，此時已老氣橫秋般指揮起來，一下間老成了。本來願意內心常懷淡泊寧靜的美，而此刻卻要學者老練，像個沒修養，吱吱喳喳的女人。才想起受人呵護是一件多麼好的事，願自己小小的，外頭有人在為妳遮蔽著風風雨雨，也不願違背自己的心意。別人都是怎麼過的？怎麼想的？該告訴誰每當我踏進病房的那一步，曉得這一進去另一個我出來了；這個我面

對的是病人和家屬朝向自己的眼光，他們盯得妳不自在，誰曉得我這種心情呢？這是心理障礙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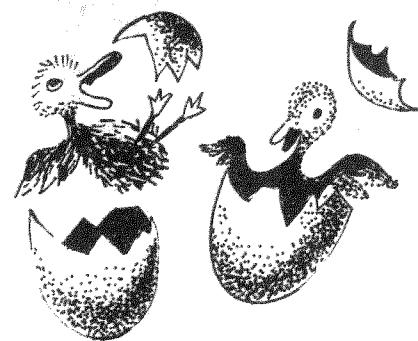
老覺病房是灰暗的，最愛從窗外眺望出去。看到中正公園上一片紅暉，都是金橘色；天空中飛翔的風箏，飄得好遠好遠；還有外頭的人們，瞧他們裹著一身的陽光在街頭上走著、晃著，很想能有對翅膀跟著飛出去。我好像個小犯人，圈在一個個的房間裏，走來走去永遠在這些小間間裏頭；有的房間編著號碼叫 602, 604, 606，有個房間不編號的叫護理站；護理站裏頭的人常叫我窒息，可是有號碼房間的人們也從不讓我好好清閒過。





11月30日 星期五

今天的窗外披著一身灰，消失它以往的彩度。在早上心情竟隨這令人煩悶的灰，開朗不起來；下午時發現對面新建醫學大樓的最高層，一群群的工作者正攬拌著水泥，揮著十字鎬或挑著擔子，或抽個身哈個懶腰；覺得他們好美，一群辛勤的勞動者，孜孜不倦，哇喳！鏡頭就此留在腦海中，對於這些揮汗的人們，或許也只有這種陰暗的天空，才更顯出他們的勤奮、毅力吧！上天的安排永遠是最恰到好處的。



產房 12月3日 星期一

我站在產婦的身旁，自問為什麼我不是個更有經驗的護士？甚至是個大夫。她這般求助於我，我卻比她更無助，無助的忘了叫她深深的呼吸，卻由著她抓著我一動也不動的死死站著。真是該死，該看書的，讓我能告訴她如何減輕她的痛苦以及我心裏的痛苦。她叫我不要離開，她害怕，我還不是，我怕我的知識學問不足以使我的內心平靜。爲

什麼我要這般的無能？該捫心自問嗎？爲什麼在我第一次接觸產婦時是在這無人的7'~3'班時間。這兩顆無助的心能獲得什麼？卻使我更加的恐慌起來。禁不住要跑開，離開她遠遠的，我若是隻鴕鳥，將要把頭深深埋入沙內，永不再抬起。我真像個閻王府的小卒，在檢視著受苦的冤魂，多希望我缺了顆心，好讓我的心不要起波瀾。

她的孩子好漂亮，哭聲是不夠響亮，可是從紫黑的皮膚中呈現透紅的光彩，一個生命在掙扎的活下去，我看到了，也聽到了，哈利路亞！好漂亮，竟有想哭的感覺。而他的媽媽在這場劫難後，初見到他所顯現的笑容是多麼的滿足。小 baby，你一定不知道，可是我卻替你看到了，我代你記著吧！在你未降臨這世界之前，別忘了你在肚內掙扎的出來，我和你母親在這充滿空氣的世界，也是如此疼痛的等著你，你該要曉得，這三顆心事實上響得是同一聲，同一頻率，以後你若會想起（若你會得話），當要感恩，你母親是多麼的了不起。

連日來的晴天，產房裏倒是易見陽光普照，自從來到產房，倒不再那麼強烈的愛瞧外面的世界，或許是產房是舒適而快樂的，這裏有嬰兒最直率的哭聲，媽媽最原始的哀嚎，但是這兩者合而爲一的是一家人幸福甜蜜的笑。多喜氣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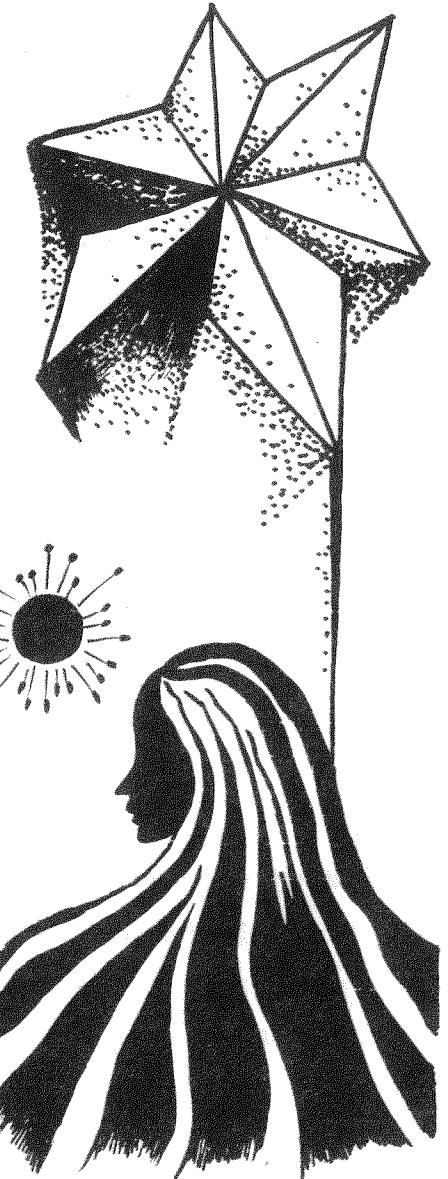
內外科 12月10日 星期一

盡管連日的太陽是那麼的耀眼，走廊上的日光燈永不熄滅，我的四周卻永遠盪晃著哀歌，似乎死神總在這條走廊上走著，就等著任何一個將熄的生命燃盡，他將伸展他的魔手撲撲垂死的靈魂而暗自發笑。再好的陽光有什麼用？再快樂的心能怎麼樣？總改變不了這陰沈的氣氛，總是如此容易感染悲愁。

若是有一天，我的肉體將不能使我的生活有目的有意義，那麼我將選擇死亡來結束這一切，不願意苟活的在這世上等死。

我真是不得了，竟然希望我的病人能早日死亡，只因我覺生活對他而言已無任何意義。

看著他臉上痛苦的神情，真希望我是神仙能解救他的苦難。醫師對他言有似無般，只問候一聲就走了，我想只要有了藥，即使沒有醫師，病人所得的服務品質是相同的，那麼護士呢？護士該做些什麼呢？該想一想。如果治療像是編織一塊布的話，那麼醫生負責的只是織成一塊布，而護士卻是擔起花色、花邊，甚至裁成一件衣服的工作罷。



12月23日 星期日

高興，終於我不必再見我的病人。如果人真的必須先滴下眉毛上的汗珠，才能獲取地上的果實；必先經一番歷煉，才能有所成長。那麼這一個月的實習我只好相信，這是使我長大成人的一步。這卻也是我的一場劫難。現在總算明白為什麼我會那麼的喜愛王溢嘉。

